



《爱乐之城》 梦想与爱情的 二重奏

《爱乐之城》的开场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堵车歌舞，数百人在洛杉矶的交通堵塞中突然起舞，仿佛现实生活随时可以幻化成梦幻舞台。这一开场不仅展现了导演达米恩·查泽雷对黄金时代歌舞片的致敬，更奠定了影片的核心矛盾：在现实的桎梏中，人们如何追逐梦想？电影通过米娅和塞巴斯蒂安的故事，以洛杉矶这座城市为背景，编织了一曲关于艺术追求与个人牺牲的二重奏。

米娅与塞巴斯蒂安的关系始于相互吸引的艺术灵魂。她是一个在华纳片场咖啡馆工作的咖啡师，他是一个痴迷于传统爵士乐的钢琴手。两人初次相遇时互相抵触，却在艺术理想上惊人地相似。他们都坚守着对过去的怀旧：米娅迷恋英格丽·褒曼时代的电影，塞巴斯蒂安执着于拯救即将消亡的纯正爵士乐。

然而，正是这份对艺术的纯粹追求，成为了他们爱情的最大考验。当塞巴斯蒂安为了稳定收入加入流行爵士乐队，米娅在独角戏剧场遭遇失败时，两人开始质疑彼此的选择。电影巧妙地揭示了浪漫关系中的一个核心困境：当两个人的梦想需要不同的土壤生长时，爱情是否必然意味着牺牲？

影片最打动人心的段落莫过于结尾的蒙太奇。在塞巴斯蒂安的爵士俱乐部里，当他的琴声流淌，米娅坐在台下，两人目光相遇。在幻想中，他们拥有了完美的婚姻、孩子、事业双丰收的生活。在想象中，遗憾被修复，牺牲被弥补，爱情与梦想达成了完美的和解。

但现实并非如此。米娅成为了著名的演员，塞巴斯蒂安拥有了自己的爵士俱乐部，但代价是他们失去了彼此。这种结局的悲剧性在于它承认了现实生活的残酷：并非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能共存。影片最终没有给出好莱坞式的圆满结局，而是呈现了更加真实的人生选择：有时，爱情需要为梦想让路，或者反过来。

《爱乐之城》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没有评判哪种选择更为正确。当米娅和塞巴斯蒂安在俱乐部中相视一笑，点头告别时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失败者的悲伤，而是两个实现了梦想的人对过去的温柔致意。他们各自拥有了自己曾经渴望的生活，只是不在一起而已。

在洛杉矶这座追梦之城里，每天都有人带着梦想而来，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。在《爱乐之城》中我们看到，梦想的实现往往伴随着牺牲，而爱情的伟大有时恰恰体现在懂得放手。它并非一部简单的浪漫爱情片，而是对艺术与生活、爱情与事业之间微妙关系的深刻探索。也许，这正是为什么无数观众在米娅和塞巴斯蒂安的最后一次对视中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融媒记者 俞舒琴

《从 M 到 W 的高速公路》 音乐连接 我与 我们

《从 M 到 W 的高速公路》发行于 2020 年，是王琳凯(Ghost)的第二张全新个人 EP，这张专辑以从 M(Me 自我)到 W(We 我们)为核心概念，用 5 首 Melody Rap(旋律说唱)作品搭配起连接自我与听众的情感通道，串联起甜蜜、遗憾、怅然与治愈的情绪弧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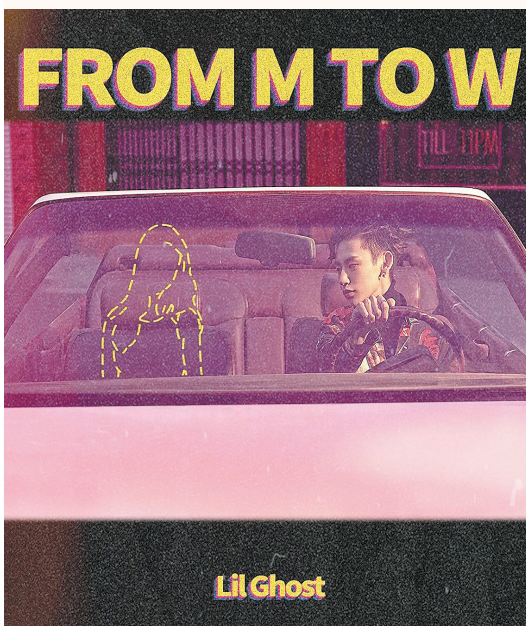
专辑首发单曲《到底要怎么样》勾勒青涩鲜活的青春爱恋，轻快鼓点搭配随性呢喃的前奏，结尾的趣味彩蛋，生活化的歌词捕捉恋爱里的纠结与甜蜜，迅速将听众拉入歌曲所表达的情景，带给听众甜 的直观感受，洋溢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感，男女听众皆能在这首歌中找到自身情感的缩影。

与甜系曲风形成鲜明反差，《If I Can》(如果我可以)转向伤感内核。歌曲聚焦感情里的错过与遗憾，那些未曾圆满的过往，虽留存怅然，却也成为成长路上的底气。王琳凯用半哑嗓音演绎，这首歌采用抒情说唱的形式，人声与器乐浑然一体，主歌低声倾诉，副歌情绪上扬，以第一人称视角构建叙事，编曲极简，尾声融入时钟音效，利用声音符号强化时光不可逆 的内核，让歌曲的情绪余韵大幅延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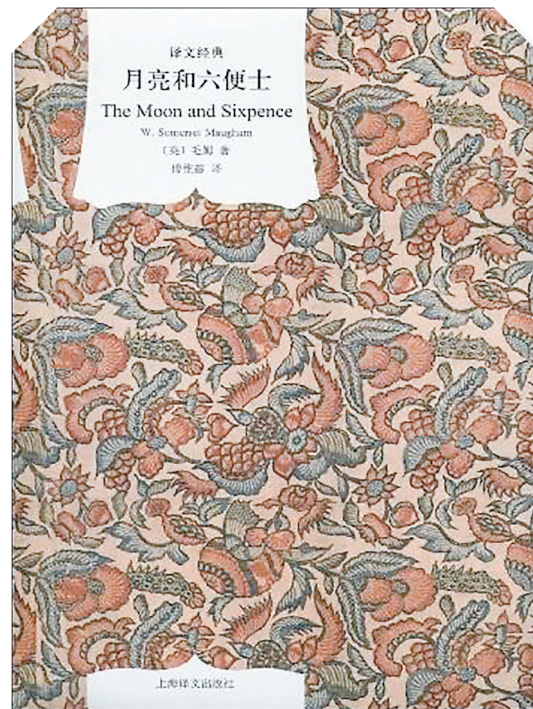
《最后的外卖》融合旋律嘻哈与 R&B(节奏蓝调)曲风，以 外卖 这一极具都市烟火气的意象，描摹当代年轻人的独处状态、情感空窗与自我和解。专辑收录双版本，其中不插电版仅以吉他与人声演绎，褪去华丽编曲，放大细腻情绪，像是在耳边细语。松弛的律动带点微醺，完全服务 倾诉感 失恋并非人生缺憾，而是重启自我的成长契机。

最后一首《你最近还好吗》旋律线抓耳，在旋律说唱的基础上融合流行与电子元素，在节奏上选用了 Hiphop Groove(嘻哈律动)的质感搭配，以观察者视角，用细碎日常的场景传递关心，为整张专辑完成情绪闭环。

这张专辑诠释 从我到我们 的概念，不仅是王琳凯在音乐上的自我表达，更是让说唱走出小众圈层，被更多人接纳喜爱，同时也让我们看见，好的音乐从来都是从 我 的真心，抵达 我们 的共鸣。



融媒记者 陈可睿



《月亮和六便士》 抬头望月的人也 踩碎了尘世

《月亮和六便士》是英国小说家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，首次出版于 1919 年。毛姆一生阅历广泛，擅长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观察人性，将人物置于现实秩序与内心欲望的冲突之中，写出文明社会表层之下复杂而幽微的精神暗流。

小说围绕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展开。在外人看来，斯特里克兰德拥有稳定职业、体面家庭和寻常中产生活。然而，年过 40 的他突然抛妻弃子，离开伦敦前往巴黎，只为追寻心中无法压抑的绘画冲动。此后，他贫困潦倒，性情冷漠，几乎拒绝一切世俗意义上的情感牵绊。辗转巴黎、马赛，最终来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后，斯特里克兰德才真正进入精神上的原始荒野，在那里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，也走向生命终点。

月亮与六便士构成了小说最具象征意味的两端。月亮高悬天际，象征理想、艺术、精神自由和不可驯服的内心召唤；六便士则落在脚边，代表现实生活、金钱秩序、家庭责任与世俗安稳。多数人低头寻找六便士，以换取稳定而安全的一生。斯特里克兰德却执意抬头追逐月亮，哪怕因此伤害他人、背离常情、坠入贫病与孤独。

斯特里克兰德是小说中最具争议的人物。他对艺术有近乎野蛮的执念，却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温情与善良。他离弃妻儿，对帮助他的施特略夫冷漠无情，也间接摧毁了布兰奇脆弱的精神世界。毛姆没有把他塑造成完美的天才，而是写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真实：当一个人被某种绝对的精神欲望支配时，他可能同时拥有创造力与破坏力。斯特里克兰德越接近艺术上的自由，越远离道德意义上的完整。

与斯特里克兰德形成对照的，是善良而平庸的画家施特略夫。他欣赏斯特里克兰德的天赋，愿意在其困顿时伸出援手，却最终被对方伤害。施特略夫代表普通人对美的向往，也代表世俗社会中尚未泯灭的善意。他不伟大，却有人情；不天才，却懂得怜悯。正因如此，他的存在让斯特里克兰德的冷酷更加刺眼，也让读者无法轻易为所谓 艺术至上 开脱。

小说中的 我 则像一位旁观者，冷静记录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碎片。通过 我 的视角，让读者在惊讶、厌恶、困惑与震动之间自行抵达判断。这种克制的叙述，使小说既有传记式的真实感，也保留了文学中暧昧而复杂的道德张力。

融媒记者 王筠铮